# 詩纘緒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 詩纘緒卷十一

元 劉玉汝 撰

## 小雅三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

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
兎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
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彼何人
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
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人遭亂世之讒首章反覆言亂大甚而已無罪次
章乃言亂本於讒讒本於王之信王之於讒始則容
之繼而信之終而甘之是以亂生而又生暴而益進

皆由王徒謂其能盡職而不知其為已病也皆以亂字發端繼以七亂字承接語極痛切末復以一亂字終之則斯人之厭亂甚矣又詩以一字貫串亦是一體

上章言已能燭讒人之心此章言已能辨讒人之言并能察讒人之顏貌然識心為上故首章以二興一比明之言與顏色在外者也故此以竝言其意以為已且不可欺王而欲辨之又何難之有哉出自口而

如簧顏厚即觀其色赧赧然之意

末則直斥為何人并以其居處質性形貌疾病徒黨

而盡發揚之意以為不待識辯而即可知其為某某

雖鋤而去之亦無難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

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
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
此三物以詛爾斯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
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蘇公為暴公所譖既受其禍而不欲遽與之絕故不
言其譖而猶望其來彼既先絕然後絕之而作此詩

首言其心孔艱一語已盡下追述始受禍時居家而
不知禍之所自乃有二人過門不入問之則所從為
暴公二云字皆疑詞然二人始未嘗言我之不是者
今何故而然歟甚而至陳可入而不入其心以為人
可欺而不知天之不可欺此其故又何也且其往來
飄忽既不我値今又逝梁不入皆莫知其故則徒攪
亂我之心而已三何二誰六胡字皆為疑辭蓋明知
其譖而不言屢致其疑而不決以見此時未嘗絕之

猶望其來又為後絕之之張本其詞可謂婉也已胡
不自北者言自北來則相值而不自北何也自南亦
此意皆其詭秘之迹也前言逝梁逝陳飄風往來非
一日矣非一度矣其行又不亟也何不一來而何使
我望之切乎其行既不亟而還又不入雖其情不可
知然但得一來則亦足慰我之望而安我之心矣二
章皆有望其來之意壎篪言平日爾我相與如一相
知甚熟今始不入唁終不一來乃若誠不相知者是子

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若曰誠不我知則當出三物
而盟之見汝之不我知者非諒也不我知無前不入
不來而言末言汝以壎箎爲鬼蜮是子先絕我矣爾
之爲是其心必謂我之不知也然鬼蜮則不可得見
爾亦人也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詩以極爾
之反側本欲絕之而止言極其反側蓋雖絕而猶望
其改忠厚之情也王氏云既絕之矣愚欲易以未遽
絕之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
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
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
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貝錦比讒人之言善文致故太甚以心言南箕比讒人

之口善皷揚故與謀以言言慎爾指讒者謂爾指聽讒者當慎若聽者悟則不爾信矣受指聽者還指讒者謂譖之禍必反中于爾之身忠告而使之自止也呼天而告之者以天能福善禍淫也天言視者讒人之惡非言能盡使天自視之也不食不受見物所共惡而亦讒人當誅之大證也誅讒不歸之王而歸之天聽讒者所當自省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将恐将懼寘予于懷将安将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維予與汝詩人有所指正其相怨之友非泛論天下之友道也此詩當觀四将字将恐将懼而相與政欲以濟此恐懼也若當恐懼時始相與則或有所不能濟矣故自将恐懼之時至今将安樂之際其所以與汝者非一日矣然将安将樂之時未至安樂也汝即

見棄是我與汝始終患難而汝與我未嘗共一日之
安樂也此友道所以薄也且當恐懼之時又有大德
於汝也雖於其間豈無毫髮之未能曲盡者乃所以
成吾之大德也汝不思此而一旦忘之反以毫髮未
盡者為怨夫棄予如遺吾不問也忘我大德吾非望
報也而乃思其小者而見怨則將以怨報德耶此人
之友道又不止于薄而且可絶矣以是而觀國人之
俗時君之政可知矣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
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
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匪莪伊蒿即見痛恨哀哀痛父母之死劬勞念父母

之存勞瘁念父母存時生我之勞以哀痛之情念劬勞之恩如之何而不重自哀傷乎故哀哀二字見創鉅痛深而無所措劬勞二字見恩深德厚而尤可思詞簡而情切理至而哀誠故後章申言再述而不能已焉

三章言父母既歿已無怙恃生不如死其哀痛迫切之情如此即前哀哀父母之意傳從毛傳謂缾小罍大皆酒器而缾資于罍愚按此詩言父母不得其所

乃子之責是以缾比父母而反小罍比子而反大其小大不相應又若父母反資于子何怙何恃之意亦不相應竊謂缾為酒器後世始然古者以缾為汲水器易井卦羸其缾是也罍固酒器亦承水器罍洗是也缾罍皆有大小以缾汲水注于罍則罍資于缾而缾資罍缾罄則罍為空罍而可恥父母不得其所則子為不子而可責以比比父母與子又與何怙恃之意相應也

四章言父母存時生鞠顧復之恩如此所謂三年免
于父母之懷者即前生我勞瘁之意昊天罔極言恩
如天之大自無可報之所又如天之無窮自生至死
無非受恩之日亦無容報之時所以極言父母之德
廣大無窮已無以報之也
末二章言父母存時已遭害而不得終養不言哀痛
而有哀痛無窮之意故以此二章觀前章則哀哀父母
之痛固不忍言以前四章觀此章則我獨不穀之痛愈

非言之所能盡美此所以能感人之深三復而不忍
讀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
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
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
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
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

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首章只託興以詠周道言道路人所共由今乃顧之而出涕盖含蓄輸將行役之歎而不言至次章方說

出詩之體有如此也

二章方是此詩本意杼柚言居者之困葛屨言行者之困公子貴臣猶行役勞病賤者可知極言東人之困苦

詩有各章同興異咏者此于本章就用所興轉詠一意又是一體上以薪已獲又浸與民已勞而又勞下用所興轉以薪獲而猶可載興民已勞而亦可息蓋一興再興也此承前章言病而哀憫之也

四章言東人專任勞苦而不見謂勤西人則雖操舟
之賤者亦華飾而侈富其賦役不均如此而私人之
子又用為百僚焉葢私家皂隷之屬善為掊克聚斂
以此進而為百僚尤為東人之害者故列之西人舟
人之下而深惡之
或以其酒承上百僚言葢有司出納之吝巧詆善毀
所輸之物以要利殃民故輕視天物貪黷無厭而有
重斂不已之意輸者苦其厚薄長短之誣無以別辨

則望天之監無以供億則望天之助而已
雖則七襄以下四章章雖斷而意皆聯屬皆爲私
人之爲百僚者發而文三轉折始望天之監助繼言
天不能監助終言不特不能監助而且助人見困三
轉之意高遠深切善于怨者也且其人審於天象其
于星名星象星度既明其理又盡其變然亦皆在行
役中不得息故朝夕恒見而有感歟序以爲譚大夫
作譚東國也大夫其亦行道之公子而困于私人之

子者乎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

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

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

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以時之盛暑與先祖之忍予只見無所歸咎之義而不言所事至次章方說亂離此體與前後二篇同次章以具腓興亂離三章以日寒風疾興己獨害歷三時而感興者如一則亂日進而不息可知四章託興言彼之嘉木不變而此則變矣莫知其尤徵及于王五章託興言彼有清有濁此則有禍而無福六章言江漢猶無不包絡而王於盡瘁之人乃不識有作此詩者其南國之人歟七章言已無所逃而當時可知

末章言告哀見非得已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首章言我勤於王事至下章方言不均而已獨勞

二章乃詩本意

前章先言不均後説獨賢後章先申獨賢後申不均交互承接之法也此章承上申言獨賢然只言所以賢我者以未老而方壯耳隱然自謙不以才賢自處又見當時非真無賢於我者又見已勞而未嘗辭勞也

此下三章承上申言不均既極盡不均之情態以異

上之察又皆以或言見非獨爲己而發皆忠厚之意
也又一逸一勞隱然相對而不必整然相反古人言
語渾厚如此亦可以爲法矣十二或字韓文公南山
五言四十餘或字本於此文果無法乎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無將大車
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何以知爲行役勞苦以首句用將車自塵起興也無

思百憂似戒憂者之詞然傳謂憂思者所作則為憂者自解之詞矣蓋憂者自知多憂之無益故言多憂適以自病自累耳然則憂可也百憂無益也之人也其亦知憂之無可奈何而欲安之若命者歟不出于頻者蓋憂者本欲出此憂也而不能脫出於憂之外所以自病自累也故不出于頻乃自疷自重之所由出也此語尤有意味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
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
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
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
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
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

此詩疑大夫得罪於小人為所中傷出之遠方而叢以難事大夫念在位僚友之賢者作詩訴已而且戒之并有望助之意焉蓋此詩首呼天而自訴言其往荒遠之地歷日月之久任盤錯之事心既毒苦政益繁蹙我所以憂勞而不得暇者由昧先幾不去而自貽患也於是念同僚而不見為之涕泣顧懷卧不安寢雖思歸與共處而畏此罪譴反覆而不敢其曰罪

詈讟怒反覆必有所指矣既不得歸則戒其僚友謂
人當有勞時事安有常勢汝豈可在位而懷安乎惟
當盡已職分惟正直之人是助是好助非私相助也
惟正直之人是好則自然有以及我矣如是則人雖
欲禍汝而神自福汝矣蓋憂之深戒之遠望之切非
獨為己而已後世小人竄逐君子其始稍出一二賢
者而羣賢不悟其後盡逐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傳謂此詩未詳又謂不可知姑取王氏蘇氏說而又
未敢信其必然愚謂此詩蓋詩人歎古樂之將崩也
古者嘉樂不野合而今王以盛樂久用於淮水之上
樂者樂也而使人愈聞而愈悲樂以象德亦以敎德
也而古人之德使人懷之不忘其德不回不似今王

之回其德也三者如是則今日之樂雖甚盛而豈久盛之兆哉末章備言樂舞之不亂以見先王之樂當此之時其盛猶如此也然而其兆將亡矣其盛不久矣而歇後不言者蓋詩人寓將崩之歎於猶盛之時致不久之憂於久用之日欲使讀者黙會此意於言後且使他日有志於樂者知世亂樂崩其來有漸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於此同發永慨也其後周衰禮樂殘缺失次夫子推見其本而存此詩於此使學者之

有考也詩凡前章已詳言者後章承用不言而意在其中詩多此體歌後之說雖出後世然詩之河廣鼓鍾亦有然者不可謂非也

毛傳鼓鍾下接楚茨合從集傳以楚茨諸篇移置正雅為是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

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

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
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
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周家以農事開國周公陳詩作頌皆以農務為重禮
達樂行而公卿化之皆能力農田備禮樂以尊宗廟
故詩人述之此篇述祭本末始終為詳首言闢草萊
蓺黍稷奉祭祀乃此篇本意故舉以發端首章之體
也觀六以字可見妥侑主尸言享祀主神言篇中皆

如此
濟濟蹌蹌敬而有容指主祭者蓋上承五我下言孝孫故知此指主祭者即有田奉祀之公卿也自此以下皆以敬為主剝亨肆將皆主牛羊言先祖以神言神保以尸言此章美主祭之人故先及祭物之美統言祭祀之備上尊先祖下及孝孫皆為主祭者言之既有慶而復報以福報以壽致詠美也每章各以此意結本章又是一體

三章言執事與祭助祭之人而并及俎豆燔炙祭物之細舉大細而物備可知執爨執事之人也君婦與祭之人賓客助祭之人也䟽䟽莫莫碩庶度獲皆言其敬也燔炙不言敬承䟽䟽之文也執爨末祭之時事薦豆正祭之時事笑語旅醻時事承上章言主祭者敬故在廟者皆敬也孔曰獻醻笑語在祭末今在先者因説羣臣助祭而言之也

四五二章復指主祭者式用也工祝致告主神而言

苾芬而下八句皆嘏辭極善為福隨事報之使無一
不善故有萬億之多
戒告在廟者以祭畢此工祝致告則主尸而言祭畢
而主愈敬故神醉如見主敬而諸宰君婦皆敬故廢
徹不遲祭終能敬祭時可知
末章言燕私之事燕而有樂祭時可知莫怨具慶和
也小大稽首敬也與燕之人指諸父兄弟此時賓客
不與也鄭曰神嗜以下皆慶詞蓋假祭時嘏辭以為

慶也詩人於各章以介福結本章已寓慶辭而於此復以始終介福之意總結之既見慶辭又見嘏辭又見祭時燕時事又見既祭既燕後無窮之慶結包數意作詩之妙也

此篇為詩人美公卿力田奉祀而作愚疑亦可為公卿祭畢飲酒父兄致慶之詩蓋頌有天子祭而飲酒之絲衣大雅有天子燕父兄耆老之行葦小雅有朝正在宗私燕之湛露豈有公卿之祭有燕有樂而無

詩歟此篇言祭最詳而言燕亦備安知非公卿諸侯得用小雅故在宗祭畢私燕有詩而父兄以楚茨致慶亦如行葦之既醉歟又此詩若從傳説以復正雅而居菁莪之後則皆為燕飲之詩義類亦相接也其後又移用之為豳雅蓋以其言農言祀故采而用之也此詩既為正雅又為豳雅一詩異用而異音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楚茨信南山皆從古說起不忘本也然詩有言瞻彼相彼此以信彼言者非泛論禹功蓋終南惇物原隰

底平皆禹所親治又詩人身歷終南原隰親見田辟之廣如劉康公臨河而歎禹功然故曰信而且有歎美之意焉我指曾孫疆理從時王之制順地勢水勢則用禹治水之道首舉大禹末寓此意故與前篇泛言自昔不同

先言疆理而後及雪雨者地平而天成也此詩言力田故先從人力上說起言人力至而地利治故天澤降而百穀生

疆埸中田承疆理言黍稷有瓜承百穀言陰陽和謂
雪百物遂謂穀瓜前後承接詩有此體　時和歲豐
人心之悦在其中矣此與下章始言力田奉祀之意
丘曰先尸賓後祖考者尊祖考也
疆埸有瓜見地有餘利民有餘力也順孝子之心謂
獻皇祖也曹曰郊特牲云天子植瓜華周官場人掌
國之場圃而植瓜蓏珍異之物此云爾者豈取之以
薦新於廟歟據曹說則此章言薦新下章承皇祖始

言祭天子種瓜菰公卿可知

丘曰清潔之酒非三酒之清酒三酒乃諸侯之所酢非祭用也前見黍稷此舉酒牲以包祭之百物此章與末專言祭祀

中二章各以壽福結本章下章只言祭而不言福葢二章章斷意連以末章結上章又總一章而結之其體頗與楚茨同故傳謂如出一手然二詩所美未必同此一公卿也

前二章專言力田中二章兼言力田奉祀末二章言
祭祀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
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
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

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首言田雖甚大而未嘗多取以厲農繼言粟雖多積年雖屢豐而未嘗不省耕斂以助農終言農雖自勤年又將豐而未嘗不親往以勞農蓋曾孫力田而重農故無所不用其至如此且自古有年則曾孫之重農亦非一日矣首章止言耘耔者耕種乃耘耔耘耔後即穫矣耘耔舉中而言也介指黍稷美大處止指

農夫止息處　此篇首章止言力田次章方言奉祀三章又言力田末章祝農夫之介福仍用次章農夫之慶之詞其亦欲神降以福壽歟

二章專言祀神惟舉齊明犧羊與前二章同報成故歸力於農祈年故欲大養其民人祭各有義也齊明犧羊禮也琴瑟擊鼓樂也禮樂互文先報後祈者既報復祈見為農而祀未嘗倦廢也此雖言祀神而重農之意藹然可見

三章承前今適南畝而言自我言之則曰適自人言之則曰來前章詩人為曾孫言故皆曰我此下則皆詩人之言故皆首舉曾孫焉公卿上下平日志趣惟在於農此意相孚故曾孫之來與農夫婦子偕行而上無驅迫田畯至喜取嘗婦子之饋而下無驚猜蓋曾孫之來為農而來婦子之饁為農而饁田畯之至為農而至嘗其旨否為農而嘗情同志一故上下之間相親相愛真若家人父子然情既親矣而用力又

無不盡故禾既易治又終畝如一而有年可必也不言曾孫喜而曰不怒者蓋憂喜喜怒憂與怒皆與喜對人喜則無憂而每易於怒蓋方喜而或觸之則怒矣故乘喜而易發者莫如怒今喜而不怒則誠喜之矣克敏謂誠能敏也猶言堯克讓禹克勤蓋耕田之能至敏而止苟誠能之則耕之道至矣故不怒克敏皆詩人形容之妙也此章本述力田之事而幷得上下之情故此章述農事如畫而幷得畫不盡之意讀

者能體會之則知農務之樂太平之象矣
末章承前農夫之慶而言曾孫收成之多萬壽所以
祝君者而以報農古人之厚也且國以民為天民以
食為天國不可一日而無農農之壽民之壽也民之
壽國之壽也農有億萬年之壽則國亦有億萬年之
壽矣此非誠知農為命脉者不能為此言也故以此
報農非虛詞也至理也誠意也於是公卿力田重農
之意至矣

傳謂楚茨四篇即豳雅今按楚茨信南山言力田以祀宗廟而用以祈年意亦如頌豐年報賽而言祖妣降福邪甫田大田明言方社田祖其爲豳雅而用以祈年於義正合然詩言祈報而乃止取一節以祈年意者報成與蜡收農息老同類而用豳頌邪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

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按傳云于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則是此詩自既種至終篇皆是預說來歲之事皆為虛說非實詠矣愚謂當是今歲追說于去歲之冬具今歲之種戒今歲之事至今歲凡事皆備然後事之自以

我覃耜之下皆是說今歲之事如此辭意似順也曾孫
平日此心惟在于農此心既孚農咸知之故預備于
隔歲勤耕時種于當年者惟以順曾孫之欲也又前
篇皆是曾孫重農之詞故傳云此詩若以答其意焉
次章三章雖為農夫自述己意之詞亦以前篇曾孫
為己而祀田祖故此見苗既盛美則願田祖去此四
蟲之患前篇曾孫為己而祈甘雨故此見雲興雨作
則冀祐君德皆答之之意焉伊寡婦之利亦惟曾孫

重農之意而欲餘利所及之廣也

曾孫來止前篇詩人述曾孫之事此篇此句為農夫相告之詞以其婦子乃農夫相告以曾孫之來遂與婦子餉穫者因曾孫省斂報成美其禮備而願其介福亦荅前篇報農萬壽之意也

周家以農事開國見于豳之七月其後周公成王制禮作樂尤拳拳于農事觀周頌可見而正雅諸詩未有言農事者豈非正雅之缺乎今楚茨四詩美公卿

力田以奉祀楚茨述禮樂之節最詳信南山次之至于甫田大田述農事之勤民俗之厚藹然豳七月之風行乎天下矣非在上躬行而身教何以能此哉傳謂此十篇當為正雅又據籥章疑此四篇當為豳雅豳雅即正雅也其作于成王周公時尤可無疑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十二　　　元　劉玉汝　撰

小雅四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周公營洛為朝會之所於是洛之形勢氣象非復前

日之洛美諸侯朝會者覩洛都之盛大而歎美之然每章之首止言水者洛本以水名舉水之深廣而都之盛大可知矣此福祿指實迹而言蓋諸侯以天子之至此其道德光華威靈顯赫諸侯雲集而四方輻湊國勢隆盛而人心齊一以是為天子之福祿而頌美之作起也武事貴奮揚又時平武備易弛故以作為美次章鞞琫有珌即韎韐有奭之意包福祿在其中末章福祿既同即福祿如茨之意而作六師之意

亦在其中反覆含蓄而申詠之決決本句疊字重韻

又合後章重韻為韻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
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
萬福來求
鶯只詠桑扈之羽與領有文章耳舊說以為詠諸侯
之有文章如此則是比而非興矣此篇四章皆頌中
寓禱意先言樂只後言君子以德言此先言君子後
言樂胥以心言祜言素所受之福屏言素所任之職

天以見其福之大萬邦以見其任之重皆頌也所以
知其為頌者以先受福而後任職也
此承屏而始言德承祜而申言福有德而不矜故戢
有德而益謹故難惟戢惟難所以受福豈不者已然
之辭尤可見其為頌也
末章乃言燕飲之事觩觩酒柔言無失禮也百辟為
憲下文之德也燕無失禮上文之德也彼于上下交
際無所傲慢如此故未嘗求福而福自來求之此篇

本稱諸侯之有福以為燕飲之樂然天子之待諸侯
專頌美而無戒勉古人無是也故受天之祜受福不
那萬福來求頌美之中有祝願之意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廏摧之秣之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
福祿綏之
此篇四章皆禱中寓頌意正與前篇相對大抵人臣

受君恩意而無以報答則惟有祝其福壽而已祝之不足故其辭繁復再三而不能自已如椮木天保瞻彼洛矣與此篇皆是而此篇尤與椮木相似不稱其德止願其福而德自可見尤得臣下尊君不敢讚述之體故此篇頌意實寓於禱之中或曰鴛鴦乘馬不以興天子當以興福祿曰不必然也古人託興多隨所觸而借以興詞凡物之美者皆可取不屑屑較也後世多忌諱嫌疑故奉君之辭非取比於靈異則託

意於珍奇其意甚尊敬其詞甚華美而古意遠矣

此篇若在正雅則篇後當總什內篇章而以頍弁爲

後什之首例在正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

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

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

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

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頍弁為賦而興蓋即燕飲所戴之服以起興與采芑

泮水同彼云賦其事以起興此云賦而興足以互相

明矣首章當云賦而興又比與後章同蓋缺興又二

字當補　此詩前言兄弟後言甥舅故知為燕兄弟

親戚之詩而皆以豈伊異人一語喚起蓋詩人以兄

弟至親親戚至厚欲先致其感發也言兄弟者再兼

甥舅者一親踈之辨也於兄弟則言匪他以見至親言具來以見當親要必有纒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不必有憂患既見而樂不待銜杯酒也末章言老至將死則不久相見欲以是而勸飲焉其禮意篤至情義懇惻而詞氣和平所以為處常之道治世之音也末又呼君子而稱其宴亦勸飲之辭君子即未見既見之君子

疑此篇為冠而飲酒之詩冠禮三加玄端皮弁爵弁

首句稱弁賦其事以起興也女蘿松柏以比弱冠者必依附長者以立死喪無日以冠有著代之義故言此意以勸飲焉又合下篇為冠婚燕飲之詩按家語諸侯世子天子元子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将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公冠以卿為賓公自為主醴賓如士饗以三獻之禮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大戴冠禮祝詞云兄弟具在公冠既祼有樂酬有幣則饗豈無樂乎卿有同姓異姓同姓則為兄弟異姓則為

甥舅冠而賓之則饗而親之不稱兄弟甥舅而何以哉祝詞舉親見疏類弁則二者可通用其言具在具來則其與於冠與饗者疑非止賓一人矣又娶婦三日不舉樂而傳以車舝為燕樂新昏之詩蓋天子諸侯之禮亡惟據詩詞意以定之也今取車舝例以類弁為冠而醴賓之酒之詩不亦可乎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

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
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
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
慰我心

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此燕新昏而有詩歌意者
娶婦三日後或三月廟見後燕飲所歌歟首章前四
句言親迎時事下言今日燕飲次章前四句言成婦

後事下乃言今日燕飲前日會初至而始相見也此曰教則成婦後婦德婦言皆可見也故好爾無射不特且喜而已三章專言今日燕飲四章言我心輸寫則燕飲之終也末章則舉始終而言所以總結之此詩燕樂新昏而皆以德言德音令德美彼之以德親已也無好友旨酒嘉殽謙已而以禮親彼也無德與女尚德而欲彼已交勉也及親迎自我好爾自我與女亦自我得男先於女陽倡陰和之義至於燕飲之

樂則止曰我心寫兮曰以慰我心皆無宴昵之私也蓋夫婦人倫之始而昏姻又夫婦之始是詩深得正始之道所謂樂而不淫者也正雅夫婦之詩僅此而已烏可列之變雅哉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玉汝按毛傳青蠅賓筵在魚藻采菽前今從傳以魚

藻采菽接車舝為正雅青蠅賓筵居采菽後為變雅
蓋雅之正變實于此而分也或曰毛傳以六月為變
雅之首今從集傳移置毛傳所次二十篇于菁莪後
六月前乃以青蠅首變雅而不首六月其有說乎曰
詩有正變其變必以漸而以正風相反者惟邶最明
而且備故邶首變風然風之變非一日也邶首莊姜
之詩而鄘衛首共伯武公之詩則武公之初風已變
矣變大雅之中有厲王詩武公之抑列于其中則厲

王之時大雅四變矣而小雅武公之賓筵乃列于幽
王之後而以宣王六月首變雅豈得其序乎夫六月
固雅之變然宣王之前已有變雅六月焉得為始又
鹿鳴六月不見正變之所以異而可以六月對鹿鳴
為變雅之首乎今若以青蠅賓筵之詩為首既得小
雅先後之序又青蠅信讒非復君臣和樂之情賓筵
沈耽無復禮樂宴飲之意角弓非常棣伐木之兄弟
昏姻菀柳非天保之下下保上正與鹿鳴以下五詩

相反則此數篇固當為變雅始而皆厲王時詩矣若六月為宣王征伐夷狄之詩既不足為正變之別又黍苗乃隔越于六月以下數十篇之後豈非其錯簡乎以此推之則六月又烏得為變雅首乎且大雅崧高在烝民諸詩之前則黍苗亦當在六月之前何疑以此次第其先後之序又豈不甚順甚明邪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
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
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
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
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
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
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

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此篇為飲酒悔過而作其先燕射而後及祭者蓋祭雖飲酒非如燕禮止為飲酒而設又古者將祭則射以擇士将射則先行燕禮既擇而後燕即以賓筵言祭無賓筵故首以樂言其中賓載手仇乃助祭之賓

非燕飲之賓也燕自設席至舉酧同為燕飲始時事其禮樂固盛矣若祭畢而燕雖亦始燕之禮樂然此所謂始時則非指燕蓋以祭時行獻酧之禮為飲酒之始事也故自籥舞至康爵其禮樂為尤盛首章歷言燕飲而終曰以祈爾爵是欲辭爵辭養意不在飲也次章歷言祭飲而終曰以奏爾時言欲以奉時祭意亦不在飲也觀二以字可見前章先言燕而後言射是兩事其肆筵陳器和酒安賓設鐘鼓舉醻爵抗

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皆循其序次章先言祭而後言飲其用樂衎祖備禮受嘏亦循禮序唯子孫酌獻尸尸酢而卒爵即嗣舉奠之事本在佐食加爵後今乃言之于賓助祭室人復爵之前此不循其序者詩主詠歌惟述其意非敘其事如楚茨笑語者詩有此體也或又謂鄭氏以禮説詩不免有泥于禮者若以各奏爾能為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宗廟而以有事為榮者亦似可通三章言始治終亂専以威儀

言四章專言終亂而極言威儀言語之失福則賔主共之伐德則自害已德豈能害人哉末又兼二者言不臧大怠威儀之失匪言匪由言語之失也不識又兼二者言前章皆知過而悔之詞末章則悔而戒之詞過而知悔者鮮矣知悔而能戒則終無悔矣夫然後謂之悔過末致丁寧為戒深矣　凡首二句無韻則與後章重韻為韻後章無叶則本章自叶此篇右叶羽已秩叶尺熾反又秩秩疊字重韻叶號叶呼交

呶叶呼毛反唯溫溫其恭無叶未詳或云溫叶泓恭

叶肱

詩之時世不可考然亦有可據者韓詩謂賔之初筵

衛武公所作集傳從之考之史記年表武公即位于

宣王十六年辛于平王三年在位五十五年國語言

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令止以年九十五為

斷則武公生于厲王時至宣王初年年已二十有六

至即位之時年已四十有一矣其作抑戒則當在平

王時然大雅列抑于厲王詩中而在宣王之前豈以武公生長厲王時實為厲王時人于今為前朝元老于德為睿聖故推其所生之時尊之而列之厲王詩中邪若賓筵之作安知非處厲則有過遇共和而知悔也邪又安知抑詩所言夙知者非武公自述其知過之早邪今大雅之抑既在厲王詩列而小雅賓筵以下歷角弓菀柳都人士采綠四篇而後至黍苗為宣王時美召公之詩則自青蠅賓筵至采綠皆當為

宣王以前詩美黍苗隰桑之後乃續以六月而同為宣王時詩其次序豈不甚明邪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此篇只見王與諸侯在京燕飲之樂殊不見其所美然詳味王在在鎬之辭其中固自有王者無為京師尊安四方向化諸侯賓朝之意焉豈樂飲酒之詞其

中自有天下無事王心至正君臣交通上下歡洽之意焉不必言德而德在其中至於末章有那其居則又有居所星共之意有萬年永安之意言不特樂飲於今日而已所以包前章飲酒之意以結之也然王在在鎬一語以魚在在藻興之而三章不易其詞又藻鎬自相叶韻蓋此篇之意尤在此語而傳又言何在一問一答以盡其曲折彌覺詞簡而有味

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
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
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
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
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
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
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二何字辭極懇至前三章皆以二句興二句下文乃

承上意而申言之

二章喜見其車馬之至以為榮即為龍為光之意

三章傳曰賦也愚謂當云興也取邪幅交纏以興諸

侯交際言赤芾在股則邪幅交纏而在下矣諸侯交

際匪紓則上為天子所予也蓋赤芾則特取在下之

邪幅者以其與下彼交之意相關故知當如前後章

作興也匪紓方見諸侯之德故下文樂只君子一再

歎而稱美之

四章末章則皆以二句興四句作枝興君子葉盛興殷邦受福此方見諸侯之職故既咏歎之而併及從臣之賢蓋君行卿從於燕而稱美之亦所以勉勵之也前章先美諸侯而歎詠之此再歎咏之而後及其臣言之序也

三章樂只君子六致嘆咏而終以優游戾矣之辭所以結全篇也蓋優游二字有悠久從容之意亦是二字有源源而來之意二亦是字不同前言臣之從君

此言後之繼今蓋天子欲諸侯君臣相與於無窮也

匪紓鎮邦率從戾矣皆寓戒勉

按毛傳楚茨至隰桑二十篇在鼓鍾後白華前其中魚藻采菽在青蠅賔筵後魚藻采菽既從集傳以類而從前則青蠅賔筵角弓以下八篇自當仍依毛傳元次而居采菽之後矣然此二十篇前既有以見正雅至采菽而終後尤有以見變雅自青蠅而始其序其義皆若有不可易者王汝此說雖出鄙陋實貫本集

傳正雅錯脫黍苗宣王時詩之言故且存之於此以待他日博雅之君子去取之然此說前人未有及此者似亦非偶然之故也願更詳之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
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反興興辭蓋詩之託興多以彼然興此不然此
以彼不然興此當然故曰反興
首章言無遠者汎言兄弟之當然次章乃言王不然
則民將傚其然三章至五章申言民之相遠六章至
末章申言王之相遠民由相遠故相瘉而各據一方
以相怨至有以此受爵者然受爵已過其任則宜飽

矣而又孔取則太甚矣民即王之兄弟宗族不敢戚君而自稱為民也此三章一意相連然民之相遠由王之相遠兄弟既胥為不令矣而王又爵讒以來之是教猱塗塗也苟王有善道則不令者亦將傚之反為善道而相附屬宗族兄弟皆可相依相保矣今既無善道而又不肯貶下受爵者遺棄不令者所以自處者惟益長其驕慢是使民益為不讓無禮義而相殘賊如蠻髦然則王之國必有大可憂者豈獨兄弟

宗族之受其禍哉此作詩者所以為王憂也此三章一意相連曰無曰有有教戒於王之意曰與屬有開悟不令者之意泛言君子舉下以見上泛言小人舉疏以見親

毛傳楚茨之隰桑二十篇相連集傳謂楚茨十二篇當為正雅黍苗隰桑當為宣王時詩今以楚茨十二篇上接菁莪黍苗二篇下接六月固主集傳也中間青蠅而下六篇乃在元次者從毛傳也不特六篇雖

二十篇本相連在後今移於前而仍相連亦用毛傳也凡詩中篇次之移置或依儀禮周禮或仍毛傳或主集傳或用孔疏各有所據王汝何敢以私意臆說借移妄易以亂聖經哉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説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三代王都之盛非徒以民物繁富而已名卿賢相世家官族聚廬於其間禮儀典則文物衣冠言貌威儀

足為四方表式者於是乎在焉故當盛時惟是為可稱及其衰也亦惟是為可思若思盛時而惟在于繁富則亦末矣豈有得於先王之餘風遺俗哉是以都人士之詩人及見昔日之盛者首專稱士而次兼士女其稱士也惟舉貴顯之人有言行而為民望者其稱女也惟舉君子女為舊姓而有禮法者葢天下之士女莫多於王都而王都之所以盛則以累聖之澤深而士女多賢也詩人惟有感于此而思之故其所

思誠可思也至其稱士女之容飾則臺笠緇撮小服也充耳琇實常服也帶垂髮卷之美亦嘗有之而乃以此為歎則詩人之意重在士女之德禮可知矣不然容飾如此而果足以盡前日之盛乎果足以重今日之思乎以西都之炫燿不若東都之法度曾謂詩人而無見於此乎此其詩所以為雅也有餘謂多威儀旟者揚也謂竦敬也即采蘩所謂僮僮彼編髮為之此不必編而自竦揚二者皆謂有禮容非止垂與

卷之美而已也云何猶言無可奈何蓋不為怨懟之辭惟歸之氣運世道而悵望之云耳末章承用上章二事申言而極詠之尤有餘味亦詩之一體

此篇若與下三篇俱移置六月前乃與後鴻鴈詩相應蓋此離散彼安集亦一錯簡之證也見鴻鴈篇末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髪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

薄言觀者

婦人以夫不在家不為容故髮曲局今歸沐以待其還者知君之歸期故也與後章過期相應五日六日言其過期耳非止五日六日也狩釣須言歸時事綸繩往觀皆託言末章與前篇末章同但前篇承用上二事而並言此則止承用其一又一體也

此篇若從前後移置則篇後當總什內篇章而以黍苗為後什之首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
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
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
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此行者歸而作此詩其曰我故知為行者所作曰歸
哉歸處曰成之有成故知其歸而作召伯營謝城邑
雖有旅從而非征伐故征為征行成之有成謂成營
謝之功

黍苗為營謝方畢而歸之詩崧高為營謝既成申伯出封之詩此二詩之表裏先後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桑阿葉難以興其樂若此則以比君子之德盛故比不如興為長樂對愛言樂主發散在外愛根於中故

始言樂終言愛發之遲謂遐不謂存之久謂末一句愛非言所能盡故發之遲藏者或不能久何日忘之則存之久矣此愛之久晏平仲交久而敬此愛賢彼敬友此由見賢而樂故專以愛言

此詩在黍苗後豈以宣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故當時之人亦皆喜見賢者如此歟傳於序謂此非刺詩則此在黍苗後固當在六月前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

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

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黄鳥有好音故為其自言緜蠻即其自言之聲也止于丘阿而下皆黄鳥之言也我黄鳥自我也為鳥自言以比己止丘阿而道遠我勞如之何而可前乎其止其前皆飢之而不能自給故思有飲食之者庶幾有以養其生乎孤陋而無以自修故思有教誨之者

庶幾有以進其德乎微賤而無以自致故思有命車載之庶幾有以達其道乎謂後車者自謙而無厚望之詞也凡人處微賤勞苦之中其所思不出於此三者苟能有之則得所託矣而求誨之意常存其間則所思不失其正必無嗟來斯濫詭遇之病矣此詩所以為雅也畏包道遠我勞而言凡詩明言于前則後不再言而意自見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

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獻酢醻燕飲之大節也詩人將述物薄禮至之意止以獻酢醻三者言之足矣今於首章先以物之尤薄者而致其先嘗之意然後別即一物以叙三者之禮則雖物薄而尊賔敬賔殷勤篤至之情藹然可見此詩善道主意之體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高山石路巉巖險峻登歷者最為勞苦故特以此為言山川悠遠謂路經幾山幾川非止一山一水而已故曰悠遠遠行逢水最苦又遇大雨則苦愈甚故于末言之朝言天時出言地勢他言人事兼此三者則

備嘗矣東征由西周而東也破斧漸漸之石皆言東征破斧之武夫不知其勞此詩之武夫不勝其怨以此見地非有險夷事非有難易惟繫人心之欣戚而人心欣戚又繫在上之賢愚明暗而國之盛衰治亂可觀矣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
行彼周道　按此二篇永樂大典缺卷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

謄錄監生臣沈　霦